

WEIMAN BADA 寅应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

伪满八大

大奇案

中

本书所收八部中篇通俗文学作品，都是以伪满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

背景的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早有许多作品予以

揭露。而这八部作品，选材角度极具奇案的色彩，其中的要案，疑案、

命案、秘案、盗案等等，无不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从这些通俗的故事



I247.56
201264.2
2

伪满八大奇案

(中)

窦应泰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三、伪满名妓恋敌疑案

一、军妓献血

一九三二年仲春。傍晚。

松辽平原上的商埠小镇郑家屯，笼罩着一派白色恐怖。紧急戒严后的市街上，日本宪兵十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路断人稀的主要街道两旁，店铺、商号、饭庄早已关门闭户。担任巡逻和警戒的日本宪兵人人面现惊惧之色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呢？

古镇东街，有一幢日本式的洋楼，三层，伟岸雄踞。这座红砖红瓦的洋式建筑，在瓦屋茅舍鳞次栉比的小镇上显得格外显眼。这被小镇百姓称之为“大红楼”的地方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兴建竣工以后，就成了关东军的大和洋行。事变以后，“大红楼”又成日本关东军兵站。它虽对外名曰兵站，实则是日本关东军的军妓营！



现在，大红楼已被日本宪兵里三层外三层地警戒起来。远远望去，日兵林立，景象肃杀。再看大红楼的二楼廊道里，寂然无声。一间间平日接待日军“客人”的棕色房间，都紧闭房门。往日妓女的调情和高声的嬉笑之声，日兵粗野淫荡的哗笑都戛然而止。只有几盏乳白色的壁灯，闪射着炫目的幽光，映照着这幽深沉寂的廊道。蓦地，走廊深处的一间棕色房门“吱呀”一声推开了，从房间里蹑足走出一位年轻的随军妓女。这位满洲姑娘，二十五六岁。生得颀长苗条，窈窕多姿。鹅蛋型的脸腮上，闪动着两只光芒灼灼的大眼睛。她那秀气的修眉，俊俏的鼻子和涂着口红的双唇，在幽黯的灯影里显得那么妩媚姣好。姑娘关东人打扮，穿一件蓝底缀花的紧身旗袍，足蹬两只高跟皮鞋。她衣饰虽然华丽，却艳而不俗。她虽然盛妆粉黛，却决无一般妓女的轻佻之气。但不知为什么姑娘的眉宇间有一抹悲凉的忧戚。这满洲姑娘虽是一位沉沦逆境的军妓，但她那清秀的眉眼，却有一股超脱凡尘的凜然之气。关于她的身世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她的爸爸妈妈，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；而她本人，又是被强抢来做这下贱营生的。

这位满洲姑娘快步地穿过长廊，刚来到通往三楼的梯口。姑娘忽然惊呆了，只见两个荷枪的日本宪兵虎视眈眈守候在那里。姑娘慌忙隐身在廊道的阴影里，她侧耳倾听，从楼上隐隐传来急促的脚步和一阵痛苦的呻吟声。姑娘知



道，楼上那发出阵阵痛苦呻吟的人，便是日本关东军总部的一个大人物。他的名字叫武藤信义。这武藤信义是日本一位战功赫赫的战将，大正年间晋升为陆军大将。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，第一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卸任回国后，武藤信义便以他陆军大将的资格，从日本来到满州大连的关东军总部，继任关东军司令兼日本驻满洲国全权大使。现在，这位满洲的日军最高首领武藤信义大将，当他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及侍卫们陪同，秘密搭专列由大连来到这松辽平原东巡时，竟然猝不及防地遭到了刺客的枪击。此时身负重伤的关东军司令官，正在楼上——他在郑家屯的临时下榻之处，由几位日本军医轮流在进行紧张的抢救。

在这位军妓的眼前，又闪现出一小时前在郑家屯火车站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：高级专列响声隆隆地由远方驶入车站。日本宪兵早已将车站内外警戒起来。月台上关东军驻郑家屯领事中岛菊平和宪兵队长、地方官吏，都战兢兢地侍立在月台上。军乐队高奏日本军乐。仪仗队的士兵在指挥官的号令下，“刷”地振起枪刺。在如火的夕阳映射下，刺刀闪射着寒光。一大群满洲姑娘——随军妓女浓妆艳抹，簇拥在专车经过的地方，手持着花束，排开欢迎的队列。

在昂扬的军乐声中，高级专列缓缓驶入月台。待列车煞稳以后，中岛菊平领事迎迓上前，见车门开启，一位戎



装佩剑，头戴黄呢战斗帽，肩章耀眼，帽徽闪亮的军人，威风凛凛地从车上下来。他身体魁梧，脸膛黧黑，浓浓的剑眉下，闪动着两只鹰隼似的眼睛。他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。在他身后，紧紧跟随着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。

中岛菊平肃然敬礼。军乐阵阵，响彻云天。

武藤信义面对着郑家屯车站上热烈的欢迎场面。面容冷峻，眉峰一蹙，嘴角上浮现出一抹冷冷的笑意。他两只凌厉的眼睛越过参差的身影，环顾已戒备森严的车站，当他的眼睛刚一接触到月台上刀枪闪亮，阵容整齐的仪仗队时，忽然，见从手持花束的军妓身后突然冲出一个穿皂衣的关东大汉来。那人头戴一顶鸭舌帽，手握一支驳壳枪，“不好！有刺客！”武藤信义愕然一惊，这位身经百战，在枪林弹雨中熬过了半生的日本陆军大将，忽然被眼前蹿出来的这个关东大汉，吓得脸面煞白。武藤信义刚吼叫：“捉刺客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关东刺客立刻手举枪响：“叭叭叭叭”一连四枪，向他猝然击来。武藤信义左闪右躲，一连躲过刺客直向他射来的两发子弹，但他终于没有躲过第四颗，那枪弹无情地击中了她的左胸，武藤信义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颓然地跌倒在月台上……

“抓刺客！”日本宪兵和仪仗队顿时哗然大乱，一齐向着那个手持驳壳枪的关东大汉蜂拥扑来……



富丽堂皇的三楼。

这里原来是日本高级将领下榻的公寓。如今变成了武藤信义的临时旅舍。在一间陈设华贵、敞亮恬静的套间里，刚才在月台上被关东刺客击中胸膛的武藤信义，此时正仰卧在榻榻米上。他面容苍白而憔悴，浓眉紧锁，光秃的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。两位身穿白袍的日本军医和女护士，正神情紧张地围在榻旁，为这位声威显赫的司令官做着手术。稍远处的隔壁，参谋长小矶国昭，驻郑领事官中岛菊平和几位官吏，都提心吊胆地恭候在那里。从临时的手术室里不断地传出武藤信义的呻吟之声。这时，一个满头大汗的军医急切地来到外间，对小矶国昭等人说道：“参谋长，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！司令官是左胸部被子弹擦伤，未伤及肺脏。只是子弹擦破了动脉血管，流血太多。现在要抢救司令官的生命，必须马上输血！”小矶国昭说：“血库！马上动用血库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抢救司令官！”军医摊开双手，说：“报告参谋长，可惜得很，血库里只存有 A 型血浆，而司令官急需的是一种特殊血浆，他是 AB 型血！此时此刻，到何处去寻找这种 AB 型的血呢？”小矶国昭大惊失色，急忙询问几位在场的中日官员，说：“快，谁是 AB 型的血？如今只有依靠我们几人的血，来抢救司令官了！”，中岛领事官和几位中国官员面面相觑，半晌沉默过后，却长吁短叹道：“我们可惜都不是 AB 型血呀！纵有救司



令官之心，也是无可奈何！”小矶国昭听内间传来武藤的呻吟，动了肝火，劈手扇了军医的耳光，叫道：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尽快找到 AB 型血浆！”

楼道里乱成一团。

中岛领事官急得手忙脚乱，他奔出房间，来到楼道里大声地询问几个守候在门外和楼梯口的宪兵，说：“说！快说！谁是 AB 型血？给司令官输血，大大的奖赏！”几个宪兵面面相觑，都爱莫能助地叹道：“报告领事官，我们这里没有 AB 血型！”中岛领事官闻言，越加惶恐，他急得手足无措，连叫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”小矶国昭也急匆匆赶来，劈手揪住了中岛的衣襟，厉声喝道：“武藤大将在你管辖的郑家屯被中国刺客击伤，已是你的弥天大罪！现在大将已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你竟然找不到 AB 型血浆，分明是有意加害，你不想活了！”中岛吓慌了，连声求饶说：“参谋长，远水难解近渴。你让我到哪里去寻找这种 AB 型血浆呢？”小矶国昭盛怒已极，正欲狠狠地扇打中岛的耳光子，忽听楼梯下传来一个脆亮的女子叫声：“我就是 AB 型血！”

众人大惊。猛听一个中国女人的叫声，小矶国昭愕然变色。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大红楼里，为何出现了中国女人？他急忙探身一看，只见一位清秀俊逸的满洲女子，已经款步轻盈地蹬上了楼梯。两个日本宪兵忽然发现了她，不顾一切地冲扑上前来，用枪刺逼住这个猝然出现



的神秘女子！小矶国昭大喝了一声：“你什么的干活？真是 AB 型血吗？”

那位满洲少女不卑不亢，面对几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宪兵，神情凛然，大声叫道：“我是随军的慰安妇。我确是 AB 型血呀！”小矶国昭万没想到这个满洲少女会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鬼使神差地来到面前。他且惊且喜，回头问中岛道：“她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中岛已经认出了站在楼梯上的满洲少女，对小矶国昭说道：“参谋长！她是一个军妓呀！”小矶国昭面现喜色，灼灼的双眼逼视着那个少女，喝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敢到这种地方来？”

“我叫上官玉蓉！”少女答道：“听说武藤司令官被万人刺伤，特来救助！”小矶国昭急得揉搓着手，听中岛菊平说：“可惜她是中国人，又是个随军妓女！”小矶国昭瞪他一眼，疾步走下楼梯，对上官玉蓉说：“你真是东亚亲善的榜样！救司令官性命要紧，请——”

上官玉蓉拢了拢秀发，健步登上楼来……

二、武藤信义起狐疑

和煦的阳光透过圆型的镂花窗口，投映进来。照亮了陈设奢华、富丽堂皇的起居室。春阳给倚坐在榻榻米上的武藤信义那张铁青的马型长脸，镀上了一抹玫瑰色的光晕。



一连几天的彻夜急救，他终于侥幸地活下来。这位战功赫赫的日本高级将领，此时显得神情憔悴。一位日本军医和两个护士，正为他左胸更换外用止血药。

“报告司令官！”一扇雕花银屏风背后，闪出细瘦干瘪的参谋长小矶国昭，他机械地敬个军礼，道：“那天晚上为抢救将军性命，主动赶来输血的满洲妓女，就等候在门外！”武藤信义听罢，黯淡的眼睛豁然一亮，他急忙向身旁忙碌的军医护士烦躁地一挥手。军医和护士不敢怠慢，匆忙地为他包扎好伤口。转身快步离去了。须臾，只听一阵笃笃的脚步声，武藤抬头一看，见小矶国昭引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妓女款步而入。武藤急忙从榻榻米上爬起，定睛注视着伫立在面前的救命恩人。他看见这妓女十分标致，两只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，水汪汪地凝视着他。武藤信义的心里不知为什么忽然泛起了一阵难言的疑惑。

“姑娘！”武藤信义见妓女文文静静地向他深鞠了一躬，完全是日本女子的礼节。他微微一惊。这使武藤顿时联想起许多往事。日本关东军在“沈阳事变”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，一夜之间攻占奉天，又迅速地攻克了哈尔滨、新京及南、北满铁路沿线的大小城池。野蛮的关东军每攻陷一座城市，必要大肆奸淫中国满洲妇女。这样就势必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。武藤继任以后，为解决关东军这种如饥似渴的淫欲，



决计在满洲民间强行征召一批姿色出众的满洲少女，组成了一支又一支前线慰劳队。这些满洲少女便成了解决日军淫欲的最好泄欲工具。如今，出现在面前的这位清秀妩媚的满洲女子，便是千百名军妓中的一个。想起几天前那可怕可怖的一夜，在他生命攸关的一刹那，这位饱受关东军蹂躏的满洲姑娘，居然果敢地站出来，慨然地为他献血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武藤信义狐疑不解的目光在军妓的脸上扫来扫去，忽然问道：“您就是那天夜里连续为我献血的上官玉蓉吗？”

军妓闪动着两只晶亮的大眼睛，温柔而拘谨地连连颌首：“正是……我！”

“上官姑娘！”武藤信义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。他不禁被榻前这位姿容出众、气度高雅的妓女深深打动了。但他心中的狐疑非但没有丝毫消减，反而越加警惕地注视着这位高深莫测的军妓。在武藤信义的脑际，倏然间又闪现出无数恐怖而令人难以入目的画面：一队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日本大兵，排着大队走进军妓馆的大门。在一个日军曹长的喝令之下，在平房前面排好了队列。曹长打开了一间间小房的门，眼进邪火的日军士兵狂笑着冲扑进去，立时，房间里传来了中国军妓凄惨的尖叫。在狞笑的日本关东军脚下，躺卧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中国少女。她们苦泪长流，状如木乃伊一般，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凶悍大兵的施暴与蹂

躏。武藤信义想到这里，浑身情不自禁地一哆嗦。站在他面前的俊俏少女，无可置疑地也是在自己的一纸命令下，由纯真少女而沦为了军妓。正是他亲手夺去和毁灭了姑娘的青春与贞操。在武藤信义的脑海里闪过了无数中国军妓愤怒的眼睛。令人不解的是，上官玉蓉为什么要对他——关东军魁首充满了柔情怜意呢？武藤信义问道：“请你回答我：你们同是满洲人，为什么有人要在车站冒死行刺，而你却要为我献上鲜血？你不感到你是在做着一种与自己身分不相称的费解行动吗？！”

“不！……我是一片赤诚！”上官玉蓉惊愕地睁大了一双漂亮的眼睛，她被关东军司令鹰隼似的眼睛逼视着，浑身微微战栗着。她万没想到她用 800CC 殷红的鲜血，竟然换来被救者咄咄逼人的质问。她心中升腾起一股愤怒的潮水。为了她那天夜里主动为武藤信义献血，就连她在军妓馆里最要好的两位姊妹玉兰和淑珍也对她怨恨不已。她记得：那天夜里当她一下子被抽走 800CC 鲜血，独自趑趄趑趄回到下榻的小房间时，黑暗中她看见了两双愤恨的眼睛盯着她。“玉兰！淑珍！”上官玉蓉惊讶地望着这两位平日相依为命的患难姐妹，迟疑地站住了。“滚开！”淑珍的脸腮因激愤涨得发红，她霍地从榻上爬起来，向着脸色苍白的上官狠唾一口，说：“真想不到，你会干出这种缺德的事来。你给咱们姐妹丢脸！你给祖宗抹了黑呀！”淑珍瘦削的脸上闪动着两只进火的眼睛，上前一把揪住她的衣襟，喝



问：“玉蓉，你真的……给什么司令献血？”上官玉蓉咬咬下唇，要哭又忍住，无言地颌首。“卑鄙！”淑珍怒不可遏地狠抽她一个耳光，气得双脚狠躁，骂道：“日本人逼咱卖身，丢尽了祖宗的脸面，这且不算，你还要为虎作伥！你把祖宗给你的鲜血输给一个豺狼，良心何在？”玉兰冲扑上来，狠命地拧她的脸蛋，唾骂不休：“说，你说，你这样丧尽天良地巴结日本人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“为什么？！”上官玉蓉抽泣一声，欲言又止。她再也忍不住，忽然扑倒在床上，悲切地恸哭了起来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又能怎样回答姐妹们这些指责呢？她不能回答，她知道，总有一天，姐妹们会知情的。

“上官姑娘，请你回答我！”一个粗嘎的叫声打断了上官玉蓉的痛苦凝思，她抬头一看，武藤信义凶光灼灼的眼睛还在不依不饶地盯视着她：“你为什么要给一个被中国老百姓称之为侵略者的日本军人献血！！正因为我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普遍民族自尊，才对你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百思不解！”

“司令官，我实在难以回答你这样古怪的问题！”上官玉蓉渐渐恢复了常态，依然是不卑不亢的神情，嫣然一笑道：“我当初为将军献血，别无他因。只为挽救一个生命。我是个愚昧的民间女子，从不涉问政治。我只知道在救人之时更不该分清对方是哪国人！这就是我当时的动机！莫非司令官还有什么怀疑吗？”武藤信义惊愕地望着这位沦落



风尘中的中国下女，没想到她的谈吐竟然如此干脆利落，如此无懈可击。心中油然泛起了一种敬意。但他的嘴巴还是铁硬，穷追不舍道：“上官姑娘，你的回答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假意的掩饰！”上官玉蓉双目炯炯，朗声笑道：“我觉得善良的心地实在没有任何掩饰的必要！司令官，如果您认为我献血的行为会使你吃惊，您就辜负了一个民女的心！我是历来景仰英雄。在将军被人行刺时，我那时就在迎接您的队列里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下子就对将军产生了景仰，也许是早就对将军的功勋战绩有所耳闻的缘故吧？我从日本客人的口中得知，将军具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正是将军率军攻占过苏联的西伯利亚！战后您以非凡的才华被日本天皇授予了男爵！荣任了参谋本部的次长和军事参议官要职！一句话，您是我心中的英雄！”

“上官姑娘！”铁石心肠的武藤信义，被满洲妓女这一席出乎意料的谈吐惊呆了。他的心在战栗，灵魂受到了意外的冲刷。榻前的满洲妓女一下子在他面前变得高大起来。武藤信义情不自禁地爬下榻榻米，一双大手张开，象似要拥抱这位婬娟少女。忽然，他反射般地后退一步，在刹那间他意识到了自己和妓女身分的悬殊，举止矜持的将军，神经质地缩回了双手。

正在这时，雕花屏风后闪出了参谋长小矶国昭的身影。他趋前一步，机械地向武藤信义敬个军礼，在他的耳边咕



噜一阵日本话。武藤信义的脸上笑容顿敛，浓眉一扬，转向上官玉蓉说道：“上官姑娘，你无疑是满洲的美神！可是，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一些来与关东军为敌的家伙！现在我请你随我一同去见识见识反满抗日分子的下场，大概你不会拒绝的吧？”

上官玉蓉莞尔一笑，微微颌首。

三、六马分尸洒碧血

在大红楼下，早已等着两辆小汽车。武藤信义带着军妓上官玉蓉登上了第二辆汽车，小矶国昭与几个日兵侍卫上了前一辆汽车。两辆汽车向着古城的东门疾驶而去。上官玉蓉坐在汽车里，只见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屋宇民舍疾快地向后掠去，她默坐车里，蹙眉凝思，不知武藤信义为什么要将她带到城外去，究竟让她去见识什么。两辆汽车疾驶了一个时辰，忽然在一座高大的铁门前刹住了。上官玉蓉探头一看，见两个荷枪的日本宪兵守候在门前。这里原来是一座戒备森严、电网层层监狱。上官玉蓉下了汽车，直到这时她才明白武藤信义为什么忽然将她带到这种地方来。

铁门开启。牢内迎出一群官吏和几个凶煞的日本宪兵，为首一人正是关东军驻郑家屯领事中岛菊平。上官玉蓉正



在迟疑，却见武藤信义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，向大门内一指说：“上官姑娘，请！”众人簇拥着武藤、小矶国昭和上官玉蓉，沿着监狱庭院中间的一条碎石小甬路，朝前走去。上官玉蓉心里怦怦乱跳，她随着武藤信义走在前边，小矶国昭和 中岛菊平紧随其后，众人穿过一条黑森森的廊道，进了院坝。上官玉蓉看见，院内牢房栉比。各个主要路口都有日本宪兵和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，气氛格外紧张。中岛菊平抢先一步，将武藤、小矶国昭和上官玉蓉等人引进一间客室里。武藤落座后，问道：“罪犯可已招供？”小岛菊平躬身道：“报告司令官，这刺客十分刁顽，虽接连几日，连用重刑拷问，甚至把中国旧监狱最厉害的刑具夹棍也用上了，他却宁死不肯招出是谁派他来郑家屯行刺司令官的。只知道他是从洮南来的。”武藤一怔：“洮南？莫非是吴大舌头的旧部？”中岛道：“不，司令官，洮南的中国军队都是张海鹏的部下。据我判断，这刺客极有可能是白团的人！”武藤问道：“白团是什么的干活？”中岛说：“白团是从张海鹏部队里分裂出来的一伙！这伙人直接受关外张学良的指挥，专门与关东军为敌！所以这个刺客极有可能是受白团派遣而来。刺客胆敢光天化日下行刺关东军司令官，显然有政治目的！”

“八格牙路！统统死了死了的！”武藤听罢，想起那天在车站上险遭厄运的情景，气得脸面铁青，切齿咬牙地骂道。正当这时，一个日本宪兵进来报告道：“领事官，一切



都准备好了!”中岛菊平陪着武藤信义和小矶国昭走出客室，众人沿着回廊出了院坝，前方忽地出现了一个大操场。中岛菊平向荒草萋萋的大操场一指说：“司令官，一切都按您的旨意，部署妥当了。”武藤阴冷地一笑，道：“开始!”他说完回转身来，鹰隼般的眼睛盯着上官玉蓉说：“上官姑娘，我武藤信义信奉中国古语：“恶善到头终有报。今日我想让你这善良的姑娘开开眼界!”

小矶国昭向中岛领事一递眼神。忽听院坝外一阵杂沓的脚步声。上官玉蓉惊愕回望，只见几个凶煞的日本宪兵架着一个蓬头垢面，身戴重镣的囚犯，蹒跚地从牢房里走出来。上官玉蓉见那囚犯衣衫破烂，遍体血迹伤痕。囚犯蓦地回过头来，上官玉蓉见他两只迸射着怒火的眼睛十分怕人。啊，正是那一天在车站上见过一面的黑衣刺客!霎时，上官玉蓉浑身情不自禁地一抖，她欲叫又止。那黑衣刺客几日不见，已被折磨得非人非鬼。上官玉蓉只觉一腔热血奔涌，她眼睛里汪起了晶莹的泪光。上官玉蓉的反常失态，已被身边的武藤信义看在眼里。他冷冷地凝视着已被宪兵架到大操场中央的黑衣刺客，小矶国昭在旁问道：“司令官，怎么打发这个刺客?”中岛说：“司令官，依我之见，枪毙了事!”武藤信义摇头道：“不!”小矶国昭说：“那么就用战刀砍?”武藤信义冷冷地笑道：“那就太便宜了他!”小矶国昭和中岛菊平面面相觑道：“司令官，这……”武藤信义忽然板起脸孔，斜睨了一眼身边的上官玉蓉，忽

